



刘好勤在制笔车间。

毫尖承千年 匠心富乡邻

——记汝阳刘毛笔大工匠刘好勤

□记者 杜欣 通讯员 张然 文/图

项城市孙店镇汝阳刘村，悠悠汝河穿村而过，千年墨香顺着河水流淌，绕着青砖街巷飘了两千二百多年。这里是中华毛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秦将蒙恬在这里制笔开先河，刘氏先祖接过手艺代代传承，故事顺着汝河之水，一直流到今天，带着千年记忆，赓续乡村文脉。

河南省乡村工匠名师、汝阳刘毛笔第66代传承人刘好勤，就是这个故事当代的续写者。他扎根故土50多年，守着128道古法工序从未松劲，在产业低谷里敢闯新路，最终带着300多名乡亲手握笔杆，把千年老手艺做成了年产值近亿元的特色产业，用一支毛笔，书写了“老手艺变金饭碗”的乡村振兴传奇。

困局开新路：让老手艺长出“金羽毛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钢笔、圆珠笔普及，写毛笔字的人少了，汝阳刘村的制笔生意一下子冷了。刘好勤看着家里堆着的半屋毫料，摸着父亲传下来的骨梳，急得睡不着，却从没说过“放弃”：“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，还得让它长出‘金羽毛’，跟着新时代‘飞起来’。”

他认准一个理：光抱着古法吃老本，只有死路一条；守正加创新，老手艺才能活。他一头扎进工艺试验，针对传统狼毫笔容易散锋、弹性不稳的毛病，试了几百次，终于磨出“干磕干压”“头刀贴锋”两个新法子，解决了百年老问题。

改完的笔，锋颖透亮，顶口齐整，品质翻番。

他还牵头起草紫尖小楷毛笔生产标准，通过河南省地方标准认证；后来参与制定的《毛笔制作工标准》成为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，给整个毛笔行业立了规矩。

产品也跟着市场变。原先汝阳刘毛笔只用于写字，他带着团队开发出楷书笔、隶书笔、行草笔，学生启蒙练习笔，新生宝宝纪念胎毛笔，以及适合收藏的非遗礼盒款，前后100多个品种，把毛笔从单一书写工具做成兼具实用、文化、收藏价值的特色产品。

握笔带乡邻：把小笔头做成致富大产业

刘好勤常说：“我一个人把笔做好不算本事，带着全村老少都靠笔过上好日子，才不辜负这片生我养我的地方。”从父亲手里接过小作坊那天起，他心里装的就是全村乡亲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刘好勤当上项城市汝阳刘传统笔刷厂厂长。那时村里有不少闲散劳动力，他直接把厂门敞开：“愿意学的都来，一分钱学费不收，我亲手教。”他把50多年练出来的本事拆成一步一步，手把手教，一对一改，半点不藏私。

一晃30多年，刘好勤真做成了：汝阳刘村从

原料收购、手工制笔到线上线下销售，整条产业链都打通了，年产值近亿元。原来找不到活干的乡亲们，如今坐在自家就能干活，每月稳拿工资，人均收入一年比一年高。原先靠手艺吃饭的“毛笔村”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致富村”。

他牵头建起汝阳刘毛笔博物馆，取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牌子，把制笔体验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。每到节假日，前来研学的学生和游客络绎不绝，汝阳刘毛笔成了项城拿得出手的文化名片，老手艺真的“破圈”了。

薪火传万代：墨香永远留乡村

今年六十有六的刘好勤，白发已染透，身上头衔不少：中国制笔大师、中华传统工艺大师、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、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……但在他眼里，这些都不如“手艺有人传”五个字金贵。

这些年，他最上心的就是传帮带。他把制笔课开进项城中小学，每月去给孩子们上课，带他们摸狼毫、梳羊毛，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老手艺。村里传习所常年开门，只要年轻人愿意学，他就免费教，如今已带出近百名徒弟，不少徒弟自己开了作坊，成了新的制笔带头人，把汝阳刘手艺带到了全国各地。

儿子刘先锋早就接过他手里的笔，成了第67代传承人。小伙子懂古法，也会玩新套路，开直播讲制笔故事，拍短视频晒128道工序，

把千年毛笔卖到网上，圈了几十万年轻粉丝。刘好勤看着儿子捣鼓新媒体，从不说“不”，反而笑：“老手艺就得跟着年轻人走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现在刘好勤每天还是早早起身，到作坊转一圈，摸摸刚做好的笔头，梳两把新选的毫料。他说自己这辈子就跟这支笔绑在一起了：“我守了50多年，就想守住老祖宗的东西，让村里乡亲都过上好日子，让这墨香，再传个一千年。”

一支毛笔，握在刘好勤手里，一头牵着两千多年文脉，一头连着乡亲们的好日子，做成了中华老字号汝阳刘毛笔，还成了全国“一县一品”示范案例。这支从秦朝走来的毛笔，正跟着刘好勤和他的乡亲们，在汝河边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乡村活态文化。

半世磨一针：把“四德”刻进每根毫毛

1960年，刘好勤出生在汝阳刘村的制笔世家，父亲刘家祥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制笔高手。从记事起，刘好勤的鼻尖就飘着羊毛、狼毫的草木气，看父亲握梳梳毫的背影，是他童年最清晰的记忆。16岁这年，他正式跪在父亲面前拜师，从此，一根毛笔握了53年，再也没松开过。“一生就做好一件事，做好一支毛笔。”——这句话刘好勤说了一辈子，也做了一辈子。

汝阳刘毛笔走了千年，最根上的规矩就是“尖齐圆健”四德，要守住这四个字，就得啃下128道环环相扣的工序，半分都偷不了懒。在刘好勤这里，制笔从来不是混饭吃的手工活，是跟自己较真、跟细节较劲的修行：选毫这第一关，他卡得比谁都严——做狼毫，必须取过冬黄鼠狼的尾尖毛，只有熬过寒冬的毛，才刚柔相济，写起字来不软不塌；做羊毫，得等立冬之后剪没交配过的小羊肩毛，这毛暖，柔里带着韧劲，吸墨不涨；紫毫更金贵，只取野兔脊背那第二层硬毛，弹性能拉得开、收得住，像拉满的弓。

选完毫，齐毛、垫毛、切毛、梳毛，每一道工序刘好勤都习惯亲力亲为。他常说，毫毛有灵性，你糊弄它，它就糊弄写字的人。一手捏着毫捆，一手攥着老黄牛骨磨的梳子，一遍一遍梳，一根一根挑杂毛，直到所有毫毛顺得像排队，锋尖齐得像刀切，才肯往下走。

50多年过去，制笔行业起了变化，图快省成本的简化做法流行开来，刘好勤却不跟风。选毫、梳毛、修锋这些关键环节，他坚持亲手把关，说少一道工序，丢的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魂。日子一天一天磨，他磨出了一手炉火纯青的绝活儿，也把汝阳刘毛笔“尖齐圆健”的牌子磨成了文房圈里公认的金字招牌。